

失眠

刘立勤

说来真是惭愧，我平生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事儿，就是觉得睡眠好。每晚睡七八个小时以上，白天也是想睡就睡，躺下就能睡得着。记得参加高考那年，在那么紧张的考场上还迷瞪了一会儿。有一年的某个月每天只能睡六个小时，就急忙去医院诊治，医生笑话我矫情，羞愧地让人好久抬不起头，觉得对不起真正失眠的人，也暗自庆幸自己不是会失眠的人，偶尔还会嘲讽那些失眠的人心中有鬼。

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开始失眠了。读书读得晕乎乎，似有睡意来袭。本来躺下就能酣然入睡，如今躺下却越来越清醒，犹如在乡间的早晨听到鸟儿的叫声，亦如热乎乎的中午洗了一个凉水澡，那份清晰灵敏可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遗憾的是没有纷繁复杂的事务需要我处理，也没有不明的世事需要我鞭辟，我唯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睡一个好觉。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按照失眠前辈的做法数数、数羊、数指头，数着数着好像有点睡意了。这时，要么手臂压得不舒服，要么背部有个痒点，忍不住换个姿势挠挠痒，那一大群羊都不见了，独剩一只两只在那里叫得欢；那些混乱的数字也不见了，却来了一道道算式让人算得有滋有味，头脑清晰明了，心里兴奋异常。强忍兴奋继续数数、数羊、数指头，睡意终于来访，或者心生尿意，或者意欲翻身换个姿势，抑或是窗外的一声车鸣，姗姗迟来的睡睡如同窗外的丽人飘然而去，眼睛明亮得看得见往昔的一切，而内心的苦楚如水一般四处漫溢，让人不堪忍受。

睡不着，就起来做点啥吧。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是个老资格的失眠大师，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用失眠的时间读书，而且学以致用，写诗、写随笔、写散文，出版诗集和散文集多部，成为著名的诗人。也有一个朋友利用失眠挥笔泼墨，终成书画大家。我也是有着一个文学梦的人，也想在失眠的夜里读书写小说，可惜道行不够，书面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进不了脑子，脑子里的人物活蹦乱跳偏偏落不到纸上。心里的沮丧与悲苦更加充实，焦躁无助更加浓郁，夜晚也更加漫长。

有人建议去跑步，或者走路，累了倦了也就睡了。那就跑吧、走吧，跑步、走路真是耗费体力，疲倦带来的困意渐渐而来，赶快回家清洗上床，等到头挨着枕头，一个清醒的大脑如约而至。又有朋友说，喝酒也可以治疗失眠。喝酒好呀，那是我最爱的“前女友”呢，和她再续前缘喝得酩酊大醉，迷迷糊糊躺上床，真睡着了，可惜只能睡上一个来小时。一觉醒来，周公带着瞌睡行愈运奋无声息，留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夜里寻找光明。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效果，有朋友戏称我到了更年期。我不知道。去看医生，他望闻问切一番，开了好多好多的药，还馈赠好多好多治疗保健操。大把大把地吃药，一遍一遍地做操，巴望着能睡个好觉做个美梦呢，好梦依然在遥远的地方够不着追不上。心理医生说应该是心理问题。以前曾经嘲笑朋友失眠是因为心中有愧，半夜害怕鬼敲门。睁大眼睛回想过去，我睁着眼睛说瞎话拍某些人的马屁，自卑自负地伤害过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佳人等，想来真是愧疚。但这些愧疚当时并没有让我失眠，年轻时的勇气和无知让我心安理得睡得鼾声如雷。

那么，真正让我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医生说是欲望。我嘴里说着无欲无求，平心静气梳理一番，心里还是拥有许多的欲望：想发财期盼更好的物质生活，想晋级涨工资在人前嘚瑟一番，想赢得他人的敬重等，这些欲望犹如鬼魂附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寤寐思服求之不得，于是就失眠了。

找到失眠的原因，很想对症下药缓解失眠，想淡淡欲望割断某些需求，却发现欲望不仅是心理需求，也是生理需求，人生也是被欲望驱赶着前进的。天有春夏秋冬带来的四季轮回，人有七情六欲赠送的悲欢离合，失眠就是人的情感带来的一种表象。由此看来，失眠并不可怕，失眠说明我还有梦想，可怕的是内心里面对希望的那份无力，是连失眠都不曾有过的日子。



与鸟为邻

任静

每天早上，一声清脆的鸟鸣声准时将我唤醒。我家身处郊外，周围是一片绿地花草，远处倚着逶迤不绝的秦岭山脉。空气清新，地势空旷，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有幸与鸟儿为邻。

我喜欢侍弄花草，闲暇时，常常将较小的花盆端到朝南的空调外机上让其进行光合作用。有时摆放一盆仙人掌或者一盆金枝玉叶，偶尔会把那些喜阴的吊兰、文竹也端到空调外机上晒太阳。望着那些绿意盎然的花草，鸟儿也似乎特别高兴，它们兴冲冲地飞来观赏，有的鸟儿看一看，便“忒”一声飞走了，其中有一只灰麻雀喜欢长时间立在枝头，先是静默地观望，然后便扯开喉咙“叽叽喳喳”地对着我家隔壁的窗户吟唱，仿佛在与我打招呼。后来，我才发现它是呼唤站在西邻空调外机上的另一只灰麻雀。很快，那只鸟儿也发出了“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似乎与这一只遥相唱和。我饶有兴味地聆听一会儿，虽然我不懂鸟语，可是从它们抑扬顿挫的鸣叫声中，听出了两情相悦的喜欢和亲昵，隐隐感觉这对鸟儿相爱了。

不久，西邻搬走了，走时拆走了空调外机。房间出租给一些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做饭的时候，我经常透过窗户看到这些年轻人打着赤膊，在房里旁若无人地冲

凉。看见停伫在窗台上的鸟儿，他们会撩着水花驱赶，鸟儿发出愤怒的鸣叫声，回头望一望驱赶它的人，飞走了。西邻房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人，今天是一帮肉嘟嘟的小鲜肉，过几天又是五大三粗的一拨人。大多数时间房子便空着。于是，这对鸟儿顺着当初装空调外机的小洞飞进去，将偌大的房间做了它们的婚房，它们便成了那套房子的固定住户，做了我的芳邻。

起初，两只麻雀几乎形影不离，它们一起觅食，一起游戏，从阳台上欢快地飞到远处的一棵女贞树上，然后，又迅疾飞回来，仿佛在进行百米冲刺竞赛。过了一段时间，麻雀新娘显得懈怠了一些，它经常立在枝头，安静地等待麻雀丈夫飞回来。

麻雀丈夫非常勤快，每天，天麻麻亮就出去觅食，一会儿，衔着食物满载而归，落在花枝上“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体态灵秀，叫声悦耳，性格十分活泼，一刻也不安静，行止欢愉，尾巴都一翘一翘的，像个可爱的顽童。我给它起名字叫欢欢。欢欢将一只毛毛虫放在花盆旁边，然后向着西邻窗户叫个不停，仿佛在呼唤它的爱妻出来一同进食。它不像是刻意唤醒我，而是情不自禁要抒发内心的喜悦。望着它们你一口我一口欢快地啄食的情景，我不禁

被那一派温馨气氛所感动，幸福有时候来得很容易，哪怕是一只小小的鸟儿，只要拥有一份真爱的心，也能营造出难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我从来不驱赶它们，只是善意地望着，有时会噘起嘴唇打一声口哨与它们打招呼，浇花的时候，我常常给略大的那个托盘里多放一点水，装着故意离开，然后躲在纱窗后观察，看见两只麻雀小心翼翼地伸出长长的喙喝水，喝一口，抬头警惕地朝周围望一眼，又埋头喝水，吃饱喝足后，便立在花盆边高声歌唱。也许，他们感受到了我的善意，所以我们东邻西邻两家相处十分和谐。有时，我猜测不出它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只是从那欢快的鸣叫声中，感染到一份喜悦，心情随之变得开朗愉悦起来。

有一天早晨，麻雀又在同一时间开始它的唤醒服务，这一次麻雀的叫声似乎又急促又密集，我循着它的叫声望过去，惊喜地发现麻雀新娘的旁边多了四五只小麻雀，他们一溜儿伸出毛茸茸的小脑袋，探头探脑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哦，我瞬间明白了这只麻雀叫声中的含义，原来它是在向我报喜——它做了爸爸，它是多么幸福的一只鸟！麻雀家族添了进口，仿佛我自己得了宝贝似的，那一天，我的情绪

一直处于激昂的状态。初春时节，小区院里已冒出一片新绿，足不出户，便可在窗前安然享受春天的阳光和色彩。一簇簇迎春花迎风怒放，鹅黄色的花瓣，在明媚阳光的衬托下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远处树上的白玉兰，像端庄娴雅的大家闺秀，在柔韧的枝条上静静小憩。麻雀夫妻带着它们的孩子，在迎春花丛中欢快地飞翔，嬉戏。

我起开一瓶红酒，用舒缓柔美的音乐下酒，智能手机播放的正是《鹧鸪飞》，明快轻盈的曲调，似乎勾勒出一幅淡雅的鹧鸪飞翔图，随着那轻盈、飘忽的音符起落，我仿佛变成了一只鹧鸪，展翅自由飞翔，时远时近，时高时低，飞翔的姿态是那么美妙怡人。花丛中的麻雀家族也恍然变成了一只只鹧鸪，翩翩飞舞，我融入它们飞翔的队列中，暂时忘却了尘世的苦难与欢愉。



商洛山

(总第2394期)
刊头摄影 杨森

冬日散章

代立学

围着锅台做着我爱吃的家常饭，我的心里满满的都是愧疚……

那是一个冬日的周末，一早起来就有种空落落的感觉，而且愈来愈强烈。细细想来，原来是两周没回老家看望老母亲了。赶紧拨通电话，隔着屏幕听到母亲欢喜地应承着：“那你就回来，我给做饭。”挂断电话，手机铃声响起来，是单位通知临时开会。

耐着性子开完会，急忙驱车往回赶，远远就看到母亲站在村口大路边，糊涂的我竟一时心生疑惑：这么冷的天，母亲怎么会站在外面呢？刹那间又恍然大悟，那是母亲在等我。时令已近冬至，瑟瑟的寒风中，母亲双手互插于袖筒抱在胸前。看着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母亲，我心里一阵酸楚。不等车停稳，母亲便迎了上来，我急切地问道：“怎么不在家里等着？这么冷，等了多长时间了？”母亲轻声说：“我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说完转身走在前面去开门。看着佝偻着腰、步履蹒跚的母亲，我不禁长叹一声，母亲老了，那个脚步轻快、做事麻利、说话大嗓门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

进了家门，母亲就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红豆糊汤、锅盔、一盘洋芋丝、一盘豆腐、一盘醋溜白菜和一盘酸菜。这酸菜应该是母亲从邻居家要来的，母亲一个人是不喜欢酸菜的，而这些都是我平时最爱吃的。

端起糊汤“啜啜”地吸了一大口，再夹一筷子熟悉的老酸菜，满满的都是童年味道。想着年近八旬的老母，佝偻着腰怎样

那年的雪来得很迟，冬日第一场雪从灰蒙蒙的天空纷纷扬扬洒洒下来，仰起头来让雪落到脸上，切肤体会到一种圣洁的温柔。一个晌午，田野里、坡地上已是银装素裹玉树琼枝了。哪里还坐得住，出门踏雪去！脚下“咯吱咯吱”踏雪声更映衬出雪天的万籁俱寂，好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一步三滑地上了一坡堰。蓦然回首，老屋模样尽收眼底。屋顶被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宛如一床厚厚的棉被，门口梧桐树和红椿树上挂满了雪球和银条，檐下挂一排排金黄色的玉米和窗前两行红彤彤的辣子串形成鲜明的视觉冲突，点缀了雪天。老屋的前墙青砖砌面，古朴而宽敞，我住的红砖砌成三间厦屋显得年轻而挺拔，像极了父亲和我。父亲开始扫雪了，先用铁锹将院子里的积雪推出一条直线，后用扫帚将直线里的余雪扫向两边，不多时，一条长长的小道便接通到村口大路的那一方。

灶房屋顶的烟囱里也升起了袅袅炊烟，那是母亲在做饭。雪天有了这一条路，有了这一缕炊烟，一切灵动起来。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那路，那炊烟，那雪地，定格成我心中最美的一幅画。后来我懂得了乡愁，乡愁在我心中，如母亲的炊烟，丝丝缕缕；乡愁如父亲的路，悠远绵长。

一时间，不知是酸楚还是温暖，还夹杂着其他难以名状的复杂的情绪一拥而来，这大概就是乡愁的味道吧！

那天，朋友从外地回乡，我去看他。小庭院里已泡好两杯红茶，还有一盘水果，两张躺椅。无风的冬日，暖阳高照，我和他一人一椅，或坐或卧，有时一问一答，更多是各行其是，如此持续到夕阳西下，方在不舍中离去。去时，朋友也不相送。细细想来那天从进门到出门总共也没说上几句话。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李白两句诗：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他是我少年时期的朋友，走州过县，闯南走北，见过大世面，经过大世事，而且口才极佳。但万里归来乡音不改，质朴如初。三十多年的友情在那个冬日，凝结成一地阳光和两杯香茗。此情此景每每想起，顿生温暖。

那年初冬，朋友约我和我们初中时的恩师一块陪他去南阳。说是相陪，其实是包吃包住为我和老师提供免费旅游罢了。我们的老师绝对是可以称为先生的，他桃李满天下倒是其次，主要是尊重和热爱学生，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

一路向西，一路欢笑。朋友是做生意的，没想到生意做得这

么大，口碑是如此之好。一路上，我们见证了这个人淳朴、真诚和可靠的品质在与他人关系中的良性反应：每到一处都有人提前安排好丰盛的饭菜，都愿意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我们，幸福包围着我们。

记忆中，每顿都吃一种叫荆芥的菜，初吃有一种呛呛的感觉，习惯后，才觉得清爽可口，到后来竟然一食成瘾了。有一天，我们去了浙川渡口，领略了有“亚洲天池”之称的丹江口水库。站在水岸边，极目远眺，水天一色皆为淡蓝，阳光下，波光粼粼，光影如幻；近处的水下，清澈透明。情不自禁伸手一阵撩拨，水草摇曳其中，鱼儿穿梭其间。忽见一白色圆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远方移动而来，霎时圆点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待到近处不由得惊呼——原来是一艘巨轮！水域宽阔，烟波浩渺，就在这一瞬间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人心！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爱情如此，亲情、友情也是如此。

当母亲的守候，父亲扫出的小道，朋友的一杯茶和那一地阳光，丹江口水库的波光潋滟和巨轮都凝聚为一幅幅画面时，这些画面不时会幻化成一根根纤细的触须，撩拨着我柔软的神经，令我感动，使我温暖，成了我冬日里最美好的遇见！

人生不易，有感动和温暖相伴，这个冬天不冷。

感受音乐 (组诗)

党继

平沙落雁

谁说
只有平沙才能落雁

去年相熟的面孔
哪儿去了
没有雁
敢问黑黑的枪口

铺天而来的感叹
岂止是
一日两日
就能孵化……

夜深沉

一滴两滴英雄泪
悄悄洒落

嵌进骨缝里的孤傲
迎风
碰响一串往事
留些激情
点燃
身边几颗星星

昭君怨

越来越瘦的小草
与隐痛无关
滴水的梦
才能溜出来
使劲
潮湿了太阳

千万小心
别让思念
绊个跟头